



醉玲珑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ZUI LINGLONG 十四夜 著



醉玲珑

ZUI LINGLONG

〔下〕

十四夜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玲珑：典藏版/十四夜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5

ISBN 978 - 7 - 5399 - 4381 - 7

I. ①醉…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705 号

书 名 醉玲珑 (典藏版)

作 者 十四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980 千字

印 张 59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381 - 7

定 价 69.80 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1 第一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 9 第二章 明朝更觅朱陵路
- 18 第三章 踏遍紫云犹未旋
- 26 第四章 杜曲梨花杯上雪
- 30 第五章 前程两袖黄金泪
- 38 第六章 何处逢春不惆怅
- 47 第七章 山登绝顶我为峰
- 55 第八章 公案三生白骨禅
- 63 第九章 千尘雪底东风破
- 69 第十章 无限月前沧波意
- 77 第十一章 一川明辉光流渚
- 85 第十二章 桂宫长恨不记春
- 97 第十三章 水随天去秋无际
- 108 第十四章 伤心一树梅花影
- 117 第十五章 万里同心别九重
- 123 第十六章 玉寒雪冷轩辕台
- 128 第十七章 激浊浪兮风飞扬
- 136 第十八章 山明落日水明沙
- 145 第十九章 莫损心头一寸天
- 154 第二十章 麒麟吐玉盛阳春

159	第二十一章	万树桃花月满天
165	第二十二章	暮雨潇潇闻子规
171	第二十三章	琼台金殿起秋尘
177	第二十四章	长宵永夜花解语
181	第二十五章	兰池春暖露华浓
186	第二十六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193	第二十七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197	第二十八章	世事如棋局局新
205	第二十九章	云去苍梧湘水深
210	第三十章	碧落黄泉为君狂
216	第三十一章	天河落处长州路
222	第三十二章	奇花凝血白灵脂
227	第三十三章	玉漏无声画屏冷
231	第三十四章	傲骨冰心彻明寒
236	第三十五章	九天闾阖风云动
241	第三十六章	袖里乾坤卧潜龙
246	第三十七章	华容翠影怜香冷
250	第三十八章	昆山玉碎凤凰鸣
255	第三十九章	千古江山万古情
261	第四十章	海到尽头天作岸

后记

266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ZUI LINGLONG
机关算尽太聪明
第一章

风过，云动。

深远的宫门前，御林禁卫持戈而立，见到刚回天都的凌王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凛，整肃军容，同时行礼。

夜天凌眉梢微紧了一下，稍纵即逝，他只抬了抬手，并不急着入宫，反而在宫门前静立了片刻。现在已是御林军统领的方卓正巡视至此，快步过来，扶剑往前一拜：“见过殿下！”

四周安静，整个禁宫此时无人往来，白玉甬道宽阔地显出一种肃穆下的庄严，巍峨大殿，层叠起伏。

夜天凌垂眸往方卓看去，竟连一句“免礼”也没说，只是负手身后，凝视于他。

那目光中有种压力，方卓甚不得解，抬头看去，夜天凌眼波一动，环视周围：“御林军很好，没让本王失望。”

现在御林军虽已不再归凌王掌管，但当初那些在凌王手中的日子却让每个侍卫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方卓道：“殿下的教诲，我们时刻铭记在心。”

夜天凌眼光忽而一锐，唇角微冷，举步往宫中走去，在他转身的时候方卓听到一句话：“那么也别忘了，御林侍卫一人禁宫，只拜天子！”

雪色的袍角微微掠起，仿佛一道犀利的闪电无声划过，方卓霍然惊觉，才知

眼前有何不妥，低声道了句：“末将疏忽！”即刻退开。

便在此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响起，瞬间便接近宫门。已经走出数步的夜天凌闻声回头，他眼力极好，穿过幽深的门洞尚隔着段距离便已看见了马上来人，心中竟难以抑制地猛然震动，但只一瞬，却又恢复了平静。

朗目如星，身姿潇洒，是像极了十一啊！但敢在禁宫门前肆意纵马疾驰，除了飞扬不羁的十二皇子夜天漓却还能有谁？

黑骢如风，眨眼的工夫已到近前。十二甩蹬下马，将马鞭一掷丢给了侍卫，大步向前走去，玄衣玄袍，一身犀利。

夜天凌立在原地未动，十二走到夜天凌面前站住，盯着他问：“十一哥呢？”

夜天凌深黑的瞳孔紧紧一缩，十二再逼问道：“十一哥呢？”

夜天凌脸色有些苍白，过了片刻，他缓缓道：“三个月前的奏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十二双拳紧握，喉间因激动而轻轻发抖，他在与夜天凌对视了许久之后，哑声再问：“好，我只想知道，是不是七哥？”

夜天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如极深的夜，隐藏着天幕下所有的情绪，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丝毫情绪：“不是。”

这个回答显然出乎十二的意料，他愣在夜天凌的注视下，那目光像在人心上当头浇了一桶冷水，浇灭熊熊燃烧的火焰，他皱了眉，“那究竟是什么人害死了十一哥？”

夜天凌语调依旧平缓：“统达丧命乱军之中，始罗祭了我灭亡突厥的战旗，史仲侯已经以命抵命，邵休兵等人现在都入了刑部大牢。如果你一定要追究，可以怪我。”

十二眉间蹙痕越收越紧，原本攥着的拳头却松弛下来，稍后，他语中略含歉意：“四哥，抱歉，我不是来责怪你的。”

夜天凌淡淡道：“我知道。”他转身往致远殿的方向走去，十二自后面跟上：“你为何要替七哥开脱？”

夜天凌缓步走着：“我并没有兴趣替别人开脱。”

十二道：“难道不是因为援军迟来，才害得你们被困雁凉？”

夜天凌道：“换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也未必能早到一刻，七弟尽力了。”

十二恨声道：“既然殷家动了手，他如何能置身事外？”

夜天凌道：“一个殷家，有些时候并不是湛王府的全部。”

十二一向放浪率性的眼中透出薄冰般的寒意：“但我绝不会放过殷家。”

夜天凌迈上了大殿最高一层的玉阶，忽然停步。薄云散开，阳光逐渐耀目，

他站在微风飒飒的高处，回身看向十二：“十二弟，不要让苏家卷进任何事。”

十二看了他一眼，突然笑了：“四哥，自从十一哥和你形影不离那日起，苏家便已站在了你的背后，难道你不知道？父皇早就默许了这一点，难道你也不知道？”

夜天凌神情漠然，不曾因这话而有丝毫震动：“我知道，但我不需要。”说完之后，他转身长步离去，清拔而孤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渐行渐深的大殿中。

沿着两排飞龙腾云的楹柱走去，轻风缓动，层层悄然静垂的金帷偶尔翻露出繁复精致的绣纹。跨经一道道雕金嵌玉的高槛，致远殿中越来越安静，便显得那高擎在两侧缀珠九枝座上的长明灯逐渐明亮起来。

孙仕上前躬身行礼，夜天凌微微点头，迈入宣室，光洁的黑玉地面上照出修长的影子。

“儿臣，参见父皇。”

云龙金幄之前的广榻上，天帝闭目半靠，“凌儿，是你回来了？”

夜天凌道：“是，父皇。”

“回来了。”天帝似是喟叹一声，问道，“有没有去莲池宫见过你母妃？”

孙仕心中一惊，不禁就往凌王那边看去。地面上倒映着干净的身影，乌靴、白衣，再往上是一片模糊的神情，如隐在层层水雾的背后，看不清，探不透。

却听见夜天凌平定的声音：“回父皇，今日辰时三刻，儿臣护送母妃灵柩迁入东陵，申时礼部的奏报已上呈御览了。”

毫无波澜的答话，竟像是君臣奏对的格式。话音一落，殿中突然泛起一阵令人屏息的寂静，过了许久，才听到天帝道：“哦……朕竟忘了，莲儿已经不在。”

天帝坐起身子，缓缓伸手拨开半垂的云幄，孙仕急忙上前搀扶。天帝看着夜天凌一身素白的袍子，俊冷的眉眼，半晌，慢慢说道：“凌儿，你像极了你的母妃，天生一副冷性子，倔强得很，也该改改了。”他站起来，挥手遣退孙仕，步下龙榻。

夜天凌静静道：“儿臣谨遵父皇教诲。”

天帝走到他面前，目光落在他毫无情绪的脸上，“你也像极了朕。”他抬手扶上夜天凌的肩膀，语出感慨。

夜天凌略觉意外，下意识抬起眼帘，心底竟不能抑制地微微震动。他从未想到父皇已如此苍老，与大半年前竟判若两人，那一向威严有神的眼睛此时仿佛被一种莫名的空茫遮挡了光泽，迟缓而毫无神采，眼角的刻痕深深显露出岁月的痕

迹，撑在他肩头的手是无力的，几乎要靠他的力量去支撑才行。

原本即便贵为皇子，亦不能同天帝这样并肩而立，但夜天凌却感觉只要失去了这个依恃，天帝便随时可能会倒下，所以他只是将眼眸微垂：“父皇。”

天帝似乎是在审视他，继续说道：“莲儿终究是不肯原谅朕，不过她把你留给了朕，很好。”

夜天凌唇角牵着无形的锋锐，像初冬时分湖面上有一丝薄冰，微冷。然而他的声音依然平稳：“儿臣这次让父皇失望了。”

天帝在孙仕的搀扶下落座：“蜀中安澜，四藩平定，漠北扩疆三千里，你做得很好。”

夜天凌沉默了片刻，“如此兴师动众却未竟全功，儿臣惭愧。”

天帝只挥了挥手，阻止了他另外尚未出口的自责，却问道：“你去过日郭城吗？”

夜天凌道：“儿臣去过。”

“嗯。”天帝轻合上眼眸，缓缓说道，“朕记得，日郭城是很美的地方。”

夜天凌道：“是。”

天帝不再说话，似乎陷入了极遥远的回忆中。

轻纱飞天，是丛林翠影中一抹如云的烟痕，歌声如泉，银铃叮咚。

古城落日，边角声连天，战旗招展中，又见那临风回眸的一望，雪衣素颜，于黄沙漫漫的天际缥缈。

长案上静陈着一摞未看的本章，最上面一本正是不久前礼部上呈的奏章。透过雕花的长窗，斜阳的影子一点点映上地面，尘影浮动，光阴寸寸，在无声的岁月中回转，流逝。

“皇上。”不知过了多久，孙仕谨慎地请问，“凤相和卫相他们都已经来了，今天还见不见？”

天帝睁开眼睛，孙仕再道：“说是有军报。”

“让他们进来。”

见到凌王这时候也在，凤衍和卫宗平多少还是有点儿意外，殷监正心中自然更是平添斟酌。孙仕接过兵部呈上的战报，天帝目光在上面停了停，“凌儿。”

孙仕伺候天帝几十年，闻声知意，转身将战报递至凌王手中，殷监正眉梢一挑。

夜天凌对众人表情视若无睹，将战报展开看过之后，简单地道：“父皇，西突厥亡。”

是捷报，湛王大军连战告捷，大破西突厥王都。突厥一族纵横漠北数十年，

至此死伤万千，几乎折损殆尽，少数幸存之人远走大漠深处，流亡千里，从此一蹶不振。天朝铁骑饮马瀚海，驰骋漠北，放眼再无对手。

夜天凌声音中没有丝毫波动，他似是早料知了这结果，天帝亦然，只是在场的几位辅臣跟上了恭颂的场面话。

“唔，”天帝点头沉思了片刻，“战事已久，是时候该撤军了。”

短短数字，却叫眼下心思各异的人猜测纷纭。大军动向关系着军权去留，卫宗平同殷监正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凤衍唇边浮起隐隐冷笑，已抢先说道：“近来大军每月消耗的粮草已令国库吃紧，皇上宽恩，兵息干戈，实乃圣明之举。”

殷监正接着道：“皇上，粮草军需不足顾虑，国有所需，臣等岂敢不鞠躬尽瘁，为君分忧！”

卫宗平亦恭声道：“北疆初定，人心浮动，皇上，此时撤军是不是为时尚早？”

天帝闭目不看他们，对这些话只是听着，似乎另外在等待着什么。众人话音落了，夜天凌将手中战报交还孙仕，方徐徐说道：“父皇，北疆一定当借此良机整饬西域，否则便是给吐蕃坐大的机会。那赤朗伦赞非是池中之物，必不甘久居人下，若让他联合西域诸国，则难保不是第二个突厥。”

此言一出，就连凤衍都忍不住看向他，卫宗平等更是难掩那份惊讶。如此制衡军权的良机夜天凌抬手放过，让他们已想好的大篇措辞便在此落了空。

剑出鞘，骤然失去对手，一阵轻松之后，殷监正不喜反忧，摸不透看不着的对手，岂不是最可怕？

但无论如何，若能紧紧把持兵权在手，湛王文武风华尽展于天下，便是众望所归了。

此时天帝目光落在了夜天凌静肃的神情中，脸上忽而浮出一笑，越发显得唇角那皱纹更深，“你的意思是兵慑西域？”

“对，兵慑。乘此胜势，整兵过境，以示军威，告诫西域诸国不要有异心妄动，否则突厥便是先例。”

“兵慑，过硬了些，驻军甘州，让湛王出使吧。”天帝重新闭上眼睛，“你们可有异议？”

“臣附议！”

“臣附议。”

“臣，附议。”

殿中片刻的静默之后，天帝抬手，孙仕轻轻躬身，众人跪安后依次退出宣室。站在致远殿的台阶上，凤衍看着凌王修挺的背影在落日的金光中从容远去，

向来宠辱不惊的眼中泛起几许深思。几十年朝堂风雨，他太了解天帝了，只是此后，是否也能像了解天帝一样把握凌王的心思？

“让湛王继续统领兵权，震慑西域？”简慢而阴柔的声音，在汐王府的静室中微微回荡，似乎并不着太多的力，却叫人听了心里像被塞进一把冰雪，许久之后仍有丝丝凉意，凝聚不散。

胡三娘慵然倚在近旁，红罗缠腰，长绢曳地，勾勒出妙曼的身段，一双深深美目如丝如媚，她悄声打量着。说话的人坐在汐王对面，一身灰衣洁净讲究，身形削瘦，言行之间毫无情绪牵动，似乎不论谈到什么事都是一副平波无澜的表情，与此相比，那只扶在案上的手倒反而更能表现主人心中真实的想法。

净白细润的手，保养得极好，此时修长的中指缓缓叩着桌案，食指却微微弯曲与拇指抵在一起，因用力而使原本柔和的骨节略微突起，这表示手的主人正在思考一个难题。

过了会儿，那灰衣人略一抬眸，一双狭长而妖媚的眼睛闪过，波澜涌动的明光几欲刺目，虽是稍纵即逝，却让那张原本平淡无奇的脸瞬间神态迥异，生出诱人的蛊惑。胡三娘呆了片刻，一直替汐王揉着肩头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停，心底竟泛起一股凉意。若这双眼生在了女人身上，不知能颠倒多少男子，勾摄多少神魂，只是生在这样一个男子身上，总叫人觉得不安，是太妖异了，连她这见惯风月的人都有些受不住呢！

“殿下，”那人再开口说话，分明是谋士的身份，语气中丝毫没有对主上的恭敬，“你难不成是想和凌王争这一份兵权？”

夜天汐正看似漫不经心地把弄着一柄乌鞘短剑，“兵权是什么分量，庄先生难道不知道？”

庄散柳似乎冷笑了一声，笑无笑颜，连那丝略带讥诮的冷声都叫人听不太清，“我早就提醒过殿下，不要从凌王手中打兵权的主意，别说是你一个，就算所有人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个凌王。”

“哦？”夜天汐像是对庄散柳这副态度已见怪不怪，倒不十分在意，“此话未免言过其实了吧？”

庄散柳眼帘微垂，一刃妖冶的锋芒瞬间隐下：“夜天凌三个字，在天朝将士眼中是战无不胜的神，是他们崇拜追随的军魂。什么圣旨虎符，在凌王面前不过是一纸镶了金的空文，一块雕得好看点儿的石头罢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殿下难道至今对自己的对手还这么不了解？”

夜天汐皱眉：“难道就这么看着兵权旁落，无动于衷？”

庄散柳面无表情，一张脸静如死水，只无法隐抑的是眼中几分嘲弄：“殿下想怎么动？论军功，你不及凌王，手中唯有京畿卫尚可一用；论声望，你不及湛王，对阀门士族毫无影响力；便是单论出身，你还不及济王，定嫔娘娘在宫中三十年了，若不是去年册封殷皇后天帝加恩后宫，到如今也只是个才人。这兵权要夺，也轮不到殿下，除非凌王和湛王两败俱伤，否则殿下你没有任何机会做那个上位者。”

如此直白而不留情面的话，夜天汐霍然抬眸，目光如剑直刺过去。庄散柳仍旧面不改色，只是眼中那份妖异愈深，阴森迫人。

夜天汐握着短剑的手掌渐渐收紧，额前一道青筋微微一跳，但只短短刹那，他面色便恢复了平定，“既然如此，你岂不是找错了人？”

庄散柳冷眼看着夜天汐克制怒意，语气满不在乎：“我既找了殿下，便有我的理由。至少殿下你比济王聪明些，也比湛王手段够狠。暗中拉拢长门帮与碧血阁这种江湖帮派，借天舞醉坊的案子弹劾湛王；鼓动京畿卫和御林军发生冲突，对太子落井下石；勾结突厥，暗害凌王；这次又泄露军情，以至澈王丧命疆场，不显山不露水，这些事殿下做得天衣无缝，高明！但是想要对付凌王，我早就说过，上马征战，没人能胜他手中之剑；下马入朝，一样也没人能比他多占几分上风。殿下不妨记下我这句话，对凌王，除了用非常手段，别无他途。”

听庄散柳将一桩桩旧事清楚道来，夜天汐瞳孔深处缓缓收紧，一抹杀机隐现其中。只是怒气越盛他脸上反而越带出几分笑容：“非常手段？比如说莲贵妃？”

“莲贵妃？”庄散柳阴沉的话语透着寒意，“莲贵妃最多只是让凌王的脚步略停一刻罢了，能不能挑起他与湛王相争尚属未知。别怪我没有提醒殿下，那个御医留着夜长梦多，以凌王的手段，早晚会察觉异样，凡事先下手为强！”

夜天汐虽恨极庄散柳说话的方式，却始终在那文质彬彬的面容之上不露分毫。眼前此人傲气凌人是不错，但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难听且刺耳的实话跟着阴毒的主意，至少眼下凌王已折了一条臂膀，再加上丧母之痛……若能扳倒这样一个强敌，简直等于扫清了前进的道路。这个庄散柳显然对凌王有着切齿的痛恨，顾虑非常，也知之甚深。不仅是凌王，朝堂局势但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他都了如指掌，应变而动，每收奇效。吴州庄家，从未听说过有这么号人物，他深思的眼神不由又落在庄散柳那张刻板无情的脸上，逡巡探察，却丝毫不得端倪。那是精细的人皮面具，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虽细看也不是看不出来，但面具这种东西本来也不过就是告诉你，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所以你也未必在这张脸上多费心思了。

庄散柳知道夜天汐在打量他，却似有恃无恐，并不放在心上，他瞥了一眼胡

三娘，傲慢地问道：“殿下身后那个女人应该不是只会捏肩捶腿吧？”

胡三娘与他的目光一触，只觉得像是有只冰凉的手逼到近前，说不出的怪异，定了定心神，水蛇腰一扭，往汐王那边靠得更近些，媚声道：“庄先生，若不是三娘认出了冥魔那个死丫头在莲池宫，你哪里那么容易知道凌王母子的关系？”

庄散柳冷哼一声：“想从莲池宫查出的事石沉大海，莲贵妃人却已经死了，剩下一个活着的，你至今拿她没办法。连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人都对付不了，殿下当初将你从京畿司的大牢里面弄出来，难道就存了这么点儿期许？”

胡三娘美目微瞪，待要发作，却被夜天汐一眼扫来，又生生忍住。庄散柳看在眼里，视若无睹：“长门帮虽然毁在了湛王手里，但碧血阁完好无损，我所说的非常手段，殿下想必已经清楚了吧？”

夜天汐眼底精光骤现：“你是说……”

“这世上最令人轻松的对手，是死人。”庄散柳丢下这句话，起身道，“殿下既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庄某便拭目以待。不过殿下千万别忘了，无论用什么法子，不要动凌王身边那个女人，她是我的。”

夜天汐看着庄散柳扬长而去，待那个狂妄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他眼中凶光骤盛，猛然挥手。嗖的一声厉啸，他手中的短剑穿过精致的花窗直击中庭，在一株碗口粗的树上没柄而入，惊得几多飞鸟仓皇而起，一时间乱声唧喳。

胡三娘亦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忙柔声道：“这个庄散柳也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殿下何必和他动气？”

夜天汐面色阴沉，狠狠说道：“不管他是什么人，本王总有一天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胡三娘一双柔若无骨的手缠上他的脖子，吐气如兰：“殿下息怒，待到登临九五的那一日，什么人还不在殿下指掌之间？到时候殿下让他三更死，阎罗也不敢放他到五更。”

夜天汐怒气稍平，反手捏起她小巧的下巴，胡三娘闭目逢迎，主动送上香吻。

春光缠绵中，夜天汐却冷冷睁着眼睛，丝毫没有表露出沉醉于温柔的迷乱，目光阴鸷，清醒骇人。

兵权，叫他怎能甘心放弃！即便以非常手段铲除凌王，篡夺皇位，如今手握重兵的湛王始终都是最可怕的威胁。一旦他破釜沉舟兵逼帝都，士族阀门又岂会袖手坐视？中枢大乱，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想到，这个目中无人的庄散柳，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搅起这一潭浑水？难道仅仅是为了凌王身边那个女人吗？

ZUI LINGLONG
第二章
明朝更觅朱陵路

万里无云的春日，晴空耀目，碧蓝如洗。

阳光极好，透过娇艳含羞的花枝洒开一地碎影明媚，柳色舒展，榆槐成荫，浓浓翠翠已是一片秀润。望秋湖上水光淡淡，暖风如醉微波点点，飞花轻舞，落玉湖，飘香榭，轻轻袅袅，安闲自在。

微风阵阵吹得珠帘轻摇，沿着天机府后殿走进去，巨大的水磨青石地面平整深远，安静无声，四处仍泛着些许的凉意。

忽然有轻微的脚步声自殿外传来，一人迈步拖沓，一人步履落地却几不可闻，一前一后，深入大殿而去。

细花透亮的冰盏，清清爽爽漂着几朵舒展的黄菊，纤柔的手指衬在似能沁出水来的天青细瓷上，隽秀而雅致。

“凤主，人带来了。”

卿尘静静放下手中茶盏，凤眸微抬，越过冥则那张和他的声音同样古板的脸，看往他身后。

“下官……见过王妃！”

卿尘柔软的唇边露出一丝轻缓的微笑，“王御医，我今天觉得有些不舒服，辛苦你来府中一趟了。”

御医王值今早刚出伊歌城便被拦个正着，糊里糊涂进了凌王府，额前隐隐带

着丝冷汗，垂首道：“这本是下官分内之事，但在王妃面前，下官不敢班门弄斧。再说……再说今日下官并不当值，所以什么都没有带，恳请王妃准下官回去拿才好。”

卿尘微微扬了扬头，“若是为此，便不必了，金石针药凌王府中一应俱全，你可以随意取用。此时出了这里，只怕你去得，回不得。”

王值心虚地抬眼看了看上面，宁静的殿宇中，一幅长长的紫檀木螺钿嵌边屏风绘着轻云出岫的奇山景致。屏风前凌王妃一身湖色淡装如笼着烟水，清雅的眉眼，沉静的唇角，在那抹清透的目光下他只觉得无处遁形，仿佛心中想什么都被看得一清二楚，连一句谎话都无心再去搜罗，“王妃……下官……下官……”

卿尘徐徐说道：“我要问什么，想必你自己心里也清楚，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凌王府绝不会为难你。”

王值低声道：“下官愚钝，实在不知王妃所言何事。”

卿尘眸光潜静，声音也淡淡：“哦，看来需要我提醒你一下你了，这样吧，不如你先见几个人。”微一示意，冥则转身出去，不多会儿冥衣楼部属抬了几副担架进来，白布一掀，竟是几个已死去多时的黑衣人。

王值唬了一跳，颤声道：“王妃……这……这是何意？”

卿尘对几具尸首视而不见，只静静看着王值：“这两个人是昨晚凌王府的侍卫在你家宅后院截下的，后两个是死在伊歌城外，半夏亭。”

听到“半夏亭”三个字，王值浑身一震，匆忙垂下眼睛，身子因惧怕而微微颤动，“下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冥则见他一口咬定毫不知情，冷声道：“凤主，将他交给属下吧，半个时辰之内属下定让他一字不漏地说清楚。”

卿尘笑了笑，说道：“你们那些法子，王御医恐怕经受不住，不过看看也好，难保想起些什么也说不定。”

“是！”

王值战战兢兢地被冥则带到数步之遥的一间暗室，刚一开门，他忽然惊恐地叫了一声，伸手抵住门边欲后退。

卿尘端起手边的茶，似是没听到那声充满恐惧的惊呼，缓缓啜了一小口。冥则冷哼一声，手下只加了七分力度便将王值推入室内，眼见门便要关上，王值失声惊叫：“王妃！王妃！我说，我全都说！王妃饶命！”

“冥则！”卿尘并不高的声音淡淡响起，冥则黑着脸将已经手足酸软的王值拎起来带回原处。

淡淡一抹微苦的花香四溢，卿尘将茶盏放下，润雅的水色中，几朵菊花身不

由己，浮浮沉沉，慢慢又恢复了平静。

冥则一松手，王值扑倒在前面，几欲失声痛哭：“王妃，不是下官不想说，下官一家老小都在他们手中，下官是不敢说啊！”

卿尘道：“你一家四口人本是被带去了半夏亭等你，若凌王府的人去晚一步，加上你五个人，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不过这条路却不是离开天都重获自由的路，而是黄泉路。你的父母妻儿现在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你已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我不会为难你。”

王值匍匐在地，本以为今日可以与家人脱离险境，谁知前狼后虎，处处都是死路一条，心中惨然不已。卿尘却像是能看透他的心思，淡声道：“你放心，我无意拿你的家人胁迫你，想让你说实话有很多种方法，我并不十分喜欢用这一种。即便今日你不说，我也会派人将他们送出天都好好安置，但是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却需要你自己想清楚。”

事已至此，王值走投无路，只得说道：“下官……愿意说。”

卿尘垂眸看向他：“贵妃娘娘究竟是怎么去的？”

王值声音发涩：“表面看起来是自缢，其实在悬梁之前便已经有人下了毒手了。”

卿尘道：“什么人做的？”

王值急忙道：“这个下官确实不清楚。”

卿尘谅他也不可能知道具体，便再问：“那么是谁授意你大胆瞒下此事？”

王值道：“是……是定嫔娘娘，我一时贪财……只想贵妃娘娘在宫中向来没有人注意，不会有什么事，谁知……谁知……”

卿尘声音微冷：“你大概忘了一件事，贵妃娘娘是四殿下下的母亲。”

王值语音发抖，颤颤说道：“四殿下……啊！是……是……下官该死，下官该死……”

卿尘一时间不再说话，王值伏在地上，明明是清凉的大殿，他额头却汗淋淋一片，一滴接一滴落下，不多会儿身前的地面上便洒了深青色一片。

定嫔，卿尘神情静漠地望着那一盏菊花漂浮，果然是汐王。她纤细的手指在光洁的案面上轻轻划下一道横线，沿着这道横线写下去，是一个“五”字。最不惹人注意的一个，隐在暗处的，伺机而动的，一匹狼。

若说这大正宫中还有哪个皇子比四皇子更沉默，那便是五皇子夜天汐。

闲玉湖上泼墨吟诗没有他的身影，昆仑苑中纵马飞猎不见他出现，太极殿前文武聚汇也听不到他的高谈阔论。默默无闻的人，虽统领着京畿司，却着实是天都最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但他是踏实的，似乎甘心被湛王的风华所遮盖，也甘心追随在凌王如日中天的战功威名之后，甚至有些时候人们都记不起还有这样一位皇子。

他的母亲定嫔，出身卑微，相貌平凡，在三宫六院的妃嫔之中随时可能被忽视。承平宫常年门庭冷落，一年之中怕也唯有几次盛大的宴会才有机会见着天帝，深宫岁月，白头寂寥。

然而野心不会因为这些而被磨灭，相反，如同野草，即便处于贫瘠的石缝，风吹雨淋，当它滋生蔓延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挡不住，任何人都无法逃脱。

卿尘抬手轻轻拂过，案上留下的痕迹瞬间被抹杀，她看向王值：“你跟他们走吧，会有人送你们离开天都。我给你一个忠告，从今天起忘了贵妃娘娘，忘了定嫔，最好连王值这两个字也忘掉，凌王府护不了你们一辈子，你好自为之吧。”

温婉的声音似在耳边，却又高高在上，“谢……谢王妃开恩！”王值以额触地，抬起头来，只见凌王妃早已起身，沉静的衣袂如云岚，从容飘逸，隐隐消失在大殿深处。

又是一年暮春初夏，延熙宫的忍冬藤缠绵招展攀满回廊，轻荫曼影，青翠欲滴。金银两色的小花点缀在修长的枝叶间，阳光落了淡淡一层，温暖中带着几分清香可人。

夜天凌从延熙宫出来，或许是映在眼底的光线过于耀眼，他紧锁着眉，似乎并不因阳光的煦暖而感到愉悦。皇祖母老了，他看在眼里，来延熙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至少不管多忙每天都会前来问安。然而无论是天子王侯抑或是美女英雄，岁月的脚步并不会因此而停留，他心底十分清楚。

迎面罗衣窸窣，环佩轻响，夜天凌抬头看去，是苏淑妃带着几个侍女正往太后寝宫过来。舒缓的步伐，袅娜的身姿，阳光下的苏淑妃有着一一种柔和的美，芙蓉绢裳秀婉如水，春风不着力，缓缓掠过她温丽的面容。

“淑妃娘娘。”因为十一的缘故，夜天凌对苏淑妃并不生疏，此时苏淑妃到了近前，她唇角轻轻含笑，但那美好的眉目间略带的一丝憔悴却那样清晰地落在了夜天凌眼中。

苏淑妃在见到夜天凌的瞬间，便不由自主地往他身后看去，接着眼中无法掩藏地掠过忧伤与失望，夜天凌竟也下意识地回身。

清风空过，物是人非。

夜天凌唇角微紧：“……娘娘请保重身子。”

苏淑妃眼中泛起淡淡清光，侧首垂眸，定了定心神，稍后，她柔声道：“这些日子也难为你了。”转身命侍女们退开，慢慢向前走去，夜天凌迟疑了片刻，并未